

張惠長與陳慶雲之軼事

鄭梓湘

東北軍民初次見黨國旗

張惠長氏廣東中山縣人。父爲美洲華僑，出生於美國，幼時回國受教育，及長復回美國留學，因此他的中西學識皆極豐富。早歲爲實行中山先生航空救國主張，乃在紐約進入中國國民黨空軍學校，學習航空。民國六年畢業回廣州，在中山先生領導下，與楊仙逸先生等創辦革命空軍。先后曾任航空隊隊長、航空學校校長、航空處處長。民十七年冬，率同楊官宇、黃毓沛駕“廣州號”陸機，長途飛行全國。其時東北尚未歸服國民政府，張氏竟駕機飛臨東北，降落沈陽。機身繪有國府黨國旗，故東北軍民此時始第一次看到國府的黨國旗，而爲之歡欣鼓舞，更啓後來東北順利易幟的先兆。民國十八年，國府積極建立空軍，乃調張氏由粵赴南京，委爲中央航空署署長，張氏接任后，即調廣東部份空軍人員赴京，協助建軍工作。同時積極訓練人材，乃先行在南京成立中央航空訓練班，以廣東航空學校第二期畢業的毛邦初任該班主任。教官方面，則以廣東航空學校第三期畢業生及簡選國內其他優秀航空人員充任（迨至民廿一年中央在杭州笕橋成立中央空軍學校，乃追認該訓練班爲笕橋第一期）。後來在臺北出任空軍總司令的徐煥升和陳嘉尚，均是該班出身的學生。

奠定了空軍建軍的基礎

張氏在航空署長任內，對於中央空軍的發展，不遺余力，終於奠定了中國空軍建軍的基礎。民二十年夏，廣東空軍擴大組織，張氏乃將中央航空署交由副署長黃秉衡繼任（黃氏浙江人，在英國學習航空，回國后曾在廣東革命空軍服務多年），回返廣東任空軍總司令。一二八滬戰發生，張氏乃首先派出廣東空軍第二隊，由隊長丁紀徐率隊由粵飛滬參戰。此爲我國空軍對外作戰

之先聲（南京中央隨亦派出航空隊長石邦藩率隊共同參戰）。民廿二年廣東空軍改組，張氏以廣東空軍建設繼起有人，乃將廣東空軍交由其參謀長黃光銳主持。他本人轉而從政，旋赴南京，奉派為駐古巴公使，任滿返國，又奉派為中山縣縣長。蓋中山縣已為國府規定為模範縣，直屬中央政府，故對於縣長人選，極為重視（開國元老唐紹儀曾先張氏出任縣長）。迨至抗戰勝利，國府開始行憲，張氏被選為國大代表，迄至大陸易手，乃遷居臺灣。張氏元配薛錦廻女士，中山縣人，早歲在上海就學，及后赴美深造，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，學識淵博，為婦女中翹楚。張氏有一佳兒，亦留學美國，成就卓越，甚得張氏伉儷歡心。

主持首任空軍最高機構

陳慶雲氏，亦出生於中山縣，三歲時即隨父母遠赴日本，於橫濱受早期教育，故為旅日華僑。中西學識及日本文字，皆極有心得，由於家庭關係，對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，深受薰陶，尤為熱心於航空救國；乃由中國國民黨駐日本支部之提名，及中山先生與廖仲愷之特別保薦，遂赴美國進入紐約州拔夫羅市，寇提斯飛行學校，參加國民黨航空學生訓練。民六年畢業回廣州，從事創辦革命空軍。旋任航空隊副隊長。民八年，被派赴日本購買飛機，飛回福建漳州，即出任航空隊隊長，參加粵軍由閩回粵，與桂系軍隊作戰。粵軍獲得勝利，遂告收復革命策源地的廣東。嗣而航空隊擴編為兩大隊，由陳氏及張惠長分任大隊長。民十四年任廣州航空學校總教官。民十六年任廣東航空處副處長。民十七年冬率同周寶衡、黃光銳、梁慶銓駕駛“珠江號”水機，作國內長途飛行，經汕頭、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長沙、梧州而返廣州。民十八年出任廣東虎門要塞司令，嗣又兼任廣東海軍副司令。民二十年任廣東省府委員兼省會公安局局長。民廿三年南京國府軍政部航空署擴大組織，改為中央航空委員會，委員長由蔣先生兼任，秘書長為蔣夫人，而由主任委員負實際責任。這一主任委員

的首任人選，非常重視，非出身於空軍而深於資歷者不足以勝任；於是陳氏乃首膺其選，主持中央空軍之最高機構。

异姓兄弟感情久而彌篤

陳氏接任后，殫精竭慮，積極從事，成績卓著。迨至民廿五年，始奉命移交與周至柔接任（周氏出身保定軍校第八期），而陳氏則改調為中央空軍軍官學校校長（校在杭州笕橋），全力從事於作育空軍人才。民廿六年因國府計劃長期抗戰，陳氏乃將航校西遷昆明。嗣而國府計劃動員華僑捐款購機抗戰，陳氏被提名為募捐委員會主任委員，於民廿七年前往南北美洲，奔走募款，成績斐然，約一年之久，任務完成。回國后，中央以在抗戰期間，對於華僑之聯系，殊屬重要，乃調陳氏為中央海外部副部長，旋任部長。至民卅八年，國府遷臺，始告離職，接受兒女們的邀請，偕同夫人前往美國，居留紐約。陳氏元配黃秀霞女士，為廣東臺山縣望族，書香世家，容德兼備，對於中國傳統舊文學，極富修養，一子四女，早經留學美國，現俱發展事業，所謂兒孫繞膝，其樂也融融。

張、陳兩氏自結為异姓兄弟，迄今已是五十多年，情誼久彌篤，始終無間。自大陸易手后，張氏遷居臺灣，陳氏則旅居紐約，勞燕分飛，瞬已廿年光景。直至1971年春，張氏因參加中華航空公司開航之便，乃作赴美觀光之游，而且特別由美西三藩市前來美東之紐約，下榻於其三弟陳慶雲寓所。久別重逢，其樂可知。其時筆者亦旅居紐約，自與張氏在香港分別，亦已是十年於茲，异地聚首，恍如隔世！曾賦七絕一首留念，茲錄如下：

河山破碎已多年，海外重逢一惘然。

師弟相看頭競白，感同隔世話纏綿。

同時我又特別和他們兩兄弟合攝了一張并肩照片，又題俚句於其上，每人分送一張，留作紀念，句雲：

五十年前兩少年，航空救國共爭先。

不分伯仲功名顯，難得金蘭兄弟賢。
廿載別離懷未了，一朝重聚樂無邊。
飄零我亦天涯客，喜見吾師復并肩。

憑吊五十年前飛翔之地

張氏抵紐約的第三天，即約同筆者和兩位空軍舊同學容君章炳、鄭君大興，一同駕車前往尋覓他五十年前學習航空時的機場和學校（陳慶雲先生因事未同往）。可是所駕之車轉來轉去，始終找不到這所地方。及后他說，記得機場附近有一海灣，名為“OYSTER-BAT”的海灣，也全部變樣，美麗化了，正所謂滄海桑田，不無令人感慨！倘非張氏來此省辦，有誰知道此一地段，即當年我國革命空軍初播種籽之區？又有誰知道今日到來這里憑吊的這位白頭先生，曾是當年這里朝夕飛翔的航空青年壯士？張氏默默無言的作了一番憑吊，我知道他懷有無限的今昔之感，同時我也因景生情，感觸到我從前初學航空時之廣州大沙頭機場的舊地來了，不知今日的大沙頭，又是變成怎麼樣？覽游之余，日已雲暮矣，我們於是驅車返回紐約市唐人街，登上酒家樓，把杯同醉，以志此日之游。

筆者旅居紐約，忽忽十余年，海外余生，每有憶往懷舊之感，因與陳慶雲先生時有過從，看到了陳先生所珍藏他們當年畢業時的那一幀珍貴照片，不失為我國空軍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有價值史料，遂引起筆者寫這篇紀念文字的意念，因疏於寫作，屢擱屢置，一直拖到如今，總算寫成了這篇拙文，并附帶照片兩幀，寄請春秋發表，與世人相見。而個人并對我國空軍碩果僅存的張、陳兩先進藉志景仰之忱耳。

我國空軍的一頁珍貴史

鄭梓湘

我國空軍，在過去參加革命和抗戰，曾多所貢獻。今日不談空軍歷史則已，要談的話，首先就得提到廣東空軍，因廣東空軍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創的革命武裝，再肯定一點說：它可以說是我國空軍的鼻祖。

清朝末年馮如携機回國

在革命空軍沒有創立之前，有一段富有歷史性的航空和革命的事跡，值得在這裡一提：那就是清朝末年，粵籍華僑馮如，在美學習航空，學成由美携帶飛機一架回國，在廣州東較場，作首次公開飛行表演，提倡航空事業。當時的軍民尚不知飛機為何物，前赴參觀者踴躍異常。革命志士溫行才，就乘了這個機會，刺殺滿州大員的將軍孚奇於參觀回程途中，但不幸溫志士亦當堂被執，壯烈成仁！而且禍不單行，馮君亦因在最后一次表演，機壞墜地殞命。同在這一日的廣州，由於航空表演，引出這一場革命事跡，一時播為美談。百粵民衆，也自經這次航空表演后，對於飛機也增加不少的興趣和信念。所以粵省得風氣之先，開後來熱烈發展航空的先河。

楊仙逸出錢出力創空軍

民國成立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倡“航空救國”不遺余力，至民六，革命政府開府廣州，亟謀建立空軍，無如當時革命政府的財力，非常支絀，無法舉辦。國父對此耿耿於懷，寢饋不忘。幸好那時有一留美華僑青年楊仙逸君，亦系中山縣人，熱心革命，正在追隨着國父左右，既然參加革命行列，遂毅然以完成國父這一願望為自任，於是馬上回美，自出其父私財，號召在粵和在美